

歷史與空間

台兒莊古城浴血新生

台兒莊雖然只是一個鄉鎮，卻是中國人熟知的地名，其主要原因，是1938年在這裡發生了著名的台兒莊戰役。台兒莊血戰，由李宗仁將軍指揮國民黨抗日隊伍與日本侵略軍拚死廝殺，裝備和訓練都明顯遜於日寇的國軍，卻憑着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在1938年3、4月間斃傷日寇2萬名，國軍傷亡5萬人，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的一次重大勝利，極大鼓舞了中國人民驅殺日寇的決心和熱情，打破了日本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謊言。台兒莊小鎮當時有6,000棟各種房屋，且相對比較堅固，但中日血戰後，幾乎嚴重損毀十分之九，把一個原先好端端的美麗鄉鎮，燒成一片廢墟，可見戰鬥之慘烈。當年參加台兒莊戰場清掃工作的國軍第27師兵站少尉別志南，曾寫了一首題為《清掃戰場》的詩歌，云：「三千人家十里街，連日烽火化塵埃。傷心幾株紅芍藥，猶傍瓦礫慘淡開。」把當年台兒莊玉石俱焚的悲慘情景，描繪得令人悲痛欲絕。

其實，台兒莊有着相當悠久的歷史，形成於漢代，繁盛於明清時代。因為京杭大運河流經此地，眾多船隻頻頻駛進開出，帶來商業的繁榮、市集的興旺和人口的激增。台兒莊成為水陸交通要衝，城市建築水平也不斷提高，清代咸豐時期，城池東西和南北均有一公里半左右，建有城門六座、碉樓70多座，蔚為壯觀，人口已達5萬，加上流動人口幾近10萬，曾被譽稱為「天下第一莊」。

台兒莊大戰摧毀了美麗在台兒莊古城，這是台兒莊人民心中永遠的痛。但是，今天的台兒莊人民，卻在這個「中華民族揚威不屈之地」，用智慧和勞動重新築起了一座規整、宏闊、漂亮、華麗的台兒莊新城，書寫了台兒莊歷史的嶄新篇章，給了人們一個意外的驚喜。

我曾兩次到訪台兒莊。第一次到台兒莊，只是想憑弔這個中國人民抗戰的著名舊戰場。當地領導和朋友邀我參觀台兒莊古城，我以為只是個遺址公園。但一進城門，卻讓我大吃一驚，這裡規劃有序，各色建築櫛比鱗次，綿延伸展到遠處。城邊運河滔滔，城內小橋塘湖溪流，亦隨處可見，花草樹木青綠疊翠，宛然一個古代的興盛城市。

2006年有房地產商擬投資在台兒莊古城舊址開發商品房，被當地政府叫停。政府領導和有關專家認為，台兒莊古城應該復建，延續它的榮耀歷史，但不能搞成高樓大廈型商品住宅區。他們在這次復建動工前，作了充分的調查研究和論證規劃，設計了一個佔地二平方公里，劃分為12個功能分區、8個景區和30個景點的新台兒莊古城。由於目標明確、決心堅定、執行得力，使古城復建工程順利開展，並於2008年被列入山東省100項重點工程之一，由五家國有企業投資。2010年5月，新建古城的「台城舊志」景區就開始試運營了，並獲得當年山東省十佳景區稱號。2012年我首訪台兒莊新建古城時，一期築城工程已基本完成，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座精心打造的古今中西雜糅，街巷商舖儼然，小橋流水人家、宮殿廟宇列陳的多彩旅遊勝境。2015年再訪時，他們又增加了不少新建築、新景點。

新台兒莊古城繼承了老城原有的形制肌理，總格局仍是老城風格，這個定位是準確的。儘管我對老城並無直觀印象，但遊覽新城後還能依稀感受到老城的模樣和氛圍，不像某些構思無序的新建旅遊景點那樣讓人感到突兀和奇怪。城內街巷、店舖、宅院、廟堂都能和諧共存，既是新建築，又有老味道，真正做到了古為今用、修舊立新。它不完全拘泥於舊制，也搞了一些特色鮮明的創新建築。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仿船形的街道。老城裡並無此類建築，是參照四川羅城的船形街設計的。台兒莊因運河漕運而興，船隻是最時最重要的運輸工具，地位極其重要。將船形街打造成新城的地標建築，符合台兒莊的特點，並非胡思亂想。已建成的船形街確實極具新意，在此能領受到「一帆風順」的誠摯祝福，吸引了很多遊人的目光，在此留影的人也十分踴躍，可見這一地標建築頗為成功。現在街中主體部分被命名為「大運河非物質文化博覽園」，亦名副其實。

由於台兒莊戰役的指揮官是當時的國民黨將領，現在的台兒莊古城在海峽兩岸交流方面也做了不少文章。2009年，國務院批准在台兒莊古城成立大陸首家海峽兩岸交流基地，使中國台灣



台兒莊古城大門。作者提供

省遊客到此參觀更感親切。泰和樓即為此所建。連戰先生曾來到這裡，為泰和樓奠基。泰和樓是古城制高點，通過實物、影像和圖片，分七個階段展現中華民族從沉淪、戰鬥、奮進到復興的漫長艱辛歷程。

原有古城裡，有不少大戶宅院、會館和廟宇建築，現在也重點復建了一部分。其中天后宮頗可一觀。此廟原由來此經商的福建商人捐資興建，後被毀。由於原廟資料缺失，現在建的天後宮，是參照福建泉州天后宮（媽祖廟）的特徵和風格，由泉州的古建隊伍認真建造的，既精美壯觀，又不失原汁原味。新建古城裡還有伊斯蘭教清真寺、天主堂和基督堂等宗教建築，與周邊中式建築交相輝映，中西合璧，形成局部的獨特景觀，豐富了遊覽內容。

值得一提的是，出於尊重歷史事實，新城裡保留了一座名為「蘭婷書寓」的青樓建築。歷史上中國各地都有青樓，即妓院，當時是合法經營的。古台兒莊商賈雲集，自然少不了青樓，據說大小有幾十家。這是古代社會的客觀存在，無須迴避。他們建一座青樓，並非要宣揚那時的青樓「惡之花」，更不是讓妓院在今天復出，而是展示一下當年的台兒莊市井業態；從側面反映台兒莊古代的繁華。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應予肯定。

遊覽新生的台兒莊古城，感到建設者「復古、復古、承古、用古」的理念是妥帖的。他們在廢墟上建造起一座煌煌新城，給中外遊客提供了一個全新的高層次高顏值旅遊景點，功不可沒。

書若蜉蝣

葉輝

易文《有生之年》前言

話說易文長子楊見平曾與香港電影資料館聯絡，自稱藏有一批父親日記、一本自傳體年記及大量文獻，願意捐給香港電影資料館保存，並答允將年記出版；因難得因緣，讀者可看到二十多本袖珍小型日記及易文自題為《有生之年》的年記手稿，香港電影人似乎不太喜歡做電影生涯記錄，像黎民偉、張徹與李晨風，留下親筆文字史料有如鳳毛麟角；整理年記過程發現易文對事件記載極為準確；袖珍日記本提供不少資料參考；年記到底並非自傳，也許更像年譜，僅將當年的人事擇其重要而記之；直到1977年，年記遽然而止，大概當時他的健康已然轉壞，由是無法再記下去了。

事實上，《有生之年——易文年記》之前言，記下大量人名，當中有不少為易文父親楊千里交遊的軍政名人與藝術家，更有後來他由報界轉業電影，其中有此一記，「從電懣到邵氏的轉折，到經歷結婚生子以至抱孫子，甚至幾段紅顏知己的情緣，都毫不諱言錄於年記內」；他早年當記者與編輯，對人生有如報道新聞故事一般，在時、地、人、事，絕少月旦評論，但他總記得與家人與朋友相處之時光，由於年記中人物繁多，除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之外，其餘與楊氏父子交遊的人物都盡可能加註釋，對其生平略作介紹，讓讀者對人際網絡有概括印象；社交圈子反映的不僅交遊廣闊，同時亦為易文自民初以來近代中國歷史的側影。

由於其中有幾位現仍健在，乃為人認識的公眾人物，為避免為她們生活遭受不必要的騷擾，年記將此等女士之名隱去；原來當年他逝世不久，其妻周綠雲在遺物發現此本年記，打算連同易文遺作出版《易文全集》；此事其後擱置，據台北的黃仁相告，原因乃不想因年記出版，影響其中所提及的女士。

此書收錄多篇易文早年發表的文章，還有好友對他的悼念，與年記一併閱讀，對他的為人會有更全面的了解；楊見平以兒子身份，記述對父親印象，幽默生動而別有見地，可想像父子間的深厚感情；李培德從國共冷戰與香港電影人的角度來解讀易文的年記與袖珍日記，分析詳盡。從另一層面理解冷戰年代，香港電影與兩岸以至南洋的關係；黃愛玲將易文的「牌友」張徹與他的生平作出比較，指出不同的人生歷練造就兩人截然不同的藝術風格，亦點出易文一貫「兒女情長」的性格——他所記下的，盡為父母、子女、夫妻與情人之間的種種情緣，且將之投射到他的電影。

每次出版新書，其實俱為全新學習過程，此書亦不例外，且範圍逸出向來熟悉的電影，一頭栽進中國近代史，其實已比較接近歷史；可幸在歷險之中，不乏良師益友，黃愛玲就此書結構提出意見，李培德解答許多關於研究歷史文獻問題，台灣黃仁更提供寶貴的參考資料，俱為編書過程之中的鼓勵，更有各位同事有無形支持。

施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法：梁君度



菊

伯天施學概

青帝何年可報開，
畫欄深處蝶難來。
茶新硯古題箋寄，
聞笛遙尋春水回。

己亥十一月廿二吉祥

生活點滴

吳翼民

老窠

城市建設，大拆大建、大興土木，許多老房子都被推枯拉朽夷平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大多數老家便不復存在。老一輩的人都將自家的老家叫做「老窠」，叫「老窠」實在比叫「老家」要形象親切得多。

我有位朋友的老窠被拆掉之後，他有很長一段時間失魂落魄回不過神來，他說那是他家的祖屋，是他的太公手裡一椽一椽、一磚一瓦建造起來的，他童年的癡情和美夢、青壯年的坎坷和甜蜜、進入老年後的煩惱和福分一場刮子都在這老窠裡，現在老窠消失了，他整個心裡都空落落的浮蕩，時常會不由自主走到老窠的原址——新拓的一段馬路處徘徊良久，一回暈呼呼吸差點兒遭遇了車禍。

朋友的老窠之戀我完全理解，俗話說：「金窠銀窠不及自家狗窠」，老窠的魅力是沒有什麼可以企及的。慶幸的是我的老窠尚在故鄉，雖然老氣橫秋、老得一塌糊塗，牆泥剝蝕斑駁、樓梯晃動呻吟、窗戶漏風嗚咽……但只要老窠尚在，再具像地說，只要老窠裡依然居住着我的親人，我心裡就感到踏實，哪怕身處天南地北或者遇到了失意迷惘，總覺得心緒有了着落和寄託。

我的老窠至少也有一百幾十歲年紀了，祖父母就在那兒結的婚，八十多年前的父母

也在那兒成的親，尤其是我母親，十八歲嫁進那老窠，到十餘年前八十九歲離世，在老窠中生活了整整七十一年。即便祖母健在那會兒，老窠當家人實際上都是母親。母親坐鎮老窠那麼長時間，經歷的故事太多太多，悲也多、歡也多，她送走了早孀的祖父、守寡多年的祖母、猝亡的父親、早夭的二哥、壽終正寢的伯父母，含辛茹苦養大了一群兒女，看兒女們一個個工作、成家、繁衍了她老人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記得當年父親和二哥病逝，又恰逢到上山下鄉運動，她忍着悲傷為四個適齡的兒女準備下鄉務農的行裝，每人一床被子、一頂帳子、一套雨具和一套盥洗用具，當然還免不了給每個下鄉的兒女備上一包百頁乾、一包鹹菜乾、一罐豆瓣醬和一罐鹹帶魚。這些得耗費母親幾許的積蓄、幾許的心血！記得我剛到鄉下，蒸鹹帶魚下飯，引得老鄉們饞眼閃爍。我自豪地說這是老家母親給備下的，老鄉們便嘖嘖稱讚我的老家好，我的母親疼孩子。這時，我雖然離開了老窠，卻油然而倍感老窠的溫馨、倍感母親的慈愛。

母親去世後，我曾想過，也許我對老窠的情愫會有所淡薄，也許連對故鄉的眷戀會因之削減。實在我是估計錯了，母親雖然已經不在，可故鄉的種種依舊讓我牽腸掛肚，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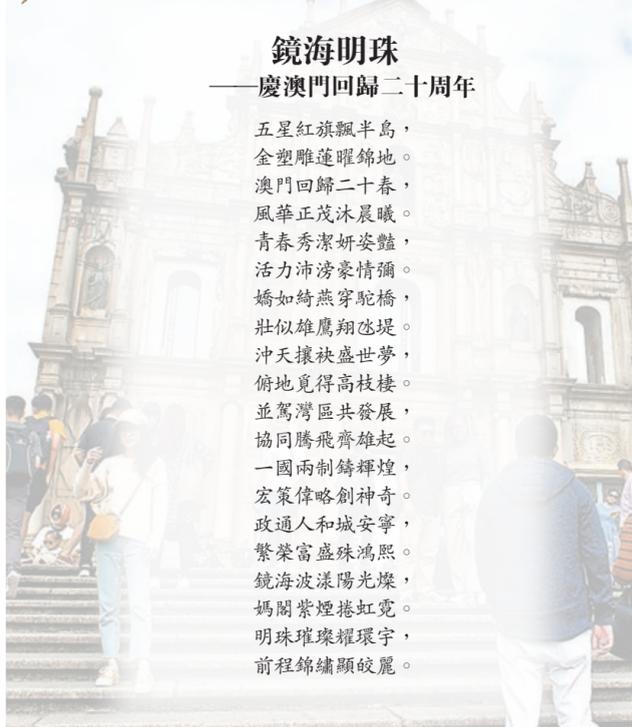
然存世的老窠依然讓我魂牽夢縈，故鄉的親人、老窠的親人與我休戚相關、與我血脈相連。

接替母親而坐鎮老窠的是我的二姐。二姐少女時便響應黨的號召、主動報名赴內地支援國家建設，打着蝴蝶結離家、滿頭白髮回鄉。回故鄉後她哪裡置得起房產？是老窠和母親接納了倦歸的女兒。二姐從母親手裡接過了聚合兄弟姐妹的接力棒，每逢佳節就讓大夥回到老窠團聚，依然是母親在世時的格局，吃飯時如何分桌，烹什麼菜餚，特色依舊、口味不變，都是母親在世時的感覺，席間的談話卻在不斷地變化，從老窠走出的兄弟姐妹們家境都在發生着變異，有的兒女出國發展啦，有的兒女學有所成啦，有的兒女當上了私營企業的小老闆啦……也許，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會走得很遠、分得很散、各自都有各自的事業和生活，對老窠的懷戀越來越淡，但只要老窠和老窠的當家人一聲召喚，他們也準會匯聚回來，聞一聞老窠的氣息、嘗一嘗老窠的味道、體味一下老窠帶給他們的獨特感受。

老窠的氣息、味道、獨特感受是永遠不會消失的，只要老窠在，它就在；就算老窠有朝一日不復存在了，我相信它也會恒久地存在，那便是每一個心靈深處的精神家園啊。

詩詞偶拾

李潔新



鏡海明珠

——慶澳門回歸二十周年

五星紅旗飄半島，
金塑雕蓮耀錦地。
澳門回歸二十春，
風華正茂沐晨曦。
青春秀潔妍姿豔，
活力滂濤豪情彌。
嬌如綺燕穿駝橋，
壯似雄鷹翔氾堤。
沖天攘袂盛世夢，
俯地覓得高枝棲。
並駕灣區共發展，
協同騰飛齊雄起。
一國兩制鑄輝煌，
宏策偉略創神奇。
政通人和城安寧，
繁榮富盛珠鴻熙。
鏡海波漾陽光燦，
媽閣紫煙捲虹霓。
明珠璀璨耀環宇，
前程錦繡顯蛟龍。

豆棚閒話

江迅

體育賽場上愈來愈多「花蝴蝶」飛揚

跨入2020年，距離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僅7個月了，作為東道主和禮儀之國，日本運動員對美容和時尚的意識正在提升。女子運動員對美容對時尚，對美甲對化妝的關注，成了熱話焦點。時代潮流正漸漸變化，一種「美」的意識正在熱聚，透過妝容增強對競技的自信，這樣的女選手越來越多。女子體育競技不需要追求「妝容美」，只求「男人婆」的「粗豪美」、「美是不需要化妝的」、「美妝是一堵牆」之類論調正在淡去。

以前很多人認為體育競技不需要刻意追求外在美，但時代的潮流已經不同。運動本身有運動美，但女子運動員對僅以此為滿足已不以為然。愈來愈多的女運動員正把「愛美」和「時尚」帶上運動賽場。在即將到來的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上，這些不吝打扮和美甲的女將們將成為賽場上一道靚麗風景線。

據日本媒體報道，4個月前，在東京都舉行的攀岩世錦賽上，頂尖女選手野口啟代頭上繫着艷麗的紅色髮帶，用塗了指甲油的雙手奮力攀爬人工岩壁，見證自己成功奪得東京奧運入場券。野口啟代向來愛打扮，總以靚妝出場比賽，她的美容顧問是前羽毛球選

手、也曾從事模特工作的花田真壽美。身為「體育美容顧問」，花田真壽美活躍於各種競技場合，她也負責殘奧女子田徑選手重本沙繪等運動員的妝容。花田在中學時代就酷愛打扮，那次在家人和社會的重壓下，「哭着剃成短髮」的苦澀記憶始終難以抹去，為什麼「要從事體育就非棄棄女性身份」？化妝與艱苦拚搏的體育精神並不衝突，不僅能讓自己更美，還能提升競技時的狀態。花田負責化妝的選手「變得積極，會自然地挺直脊背」，能「自信地站在賽場上」，女運動員的心情和狀態有了一種想像不到的新感覺。花田指出「美」能讓人更積極，「希望社會對女運動員能寬容對待」。

這兩個月，網絡上關於「女子運動員的美」成了話題，輿論紛紛質疑「女子運動員需要『樸素』而『強悍』」的固有思維。曾幾何時，人們對女運動員的印象就是「男人婆」，不施脂粉，不修邊幅，愈粗豪才愈有實力，運動神經好的女生就是強悍，體壇至今仍瀰漫傳統思維，只求奮力拚搏，無須精心打扮。但現在在奧運場上愈來愈多「花蝴蝶」飛揚，與過去那種強調「樸實」的傳統不同，時下女運動員開始對於美和時尚已有

獨特追求。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運會羽毛球女單銅牌得主原希望在推特上寫道：「運動員就沒有作為人的自由嗎？作為一名普通女性，想要打扮、想變得可愛、想被喜歡的東西環繞，這樣去做是『得意忘形』嗎？」在里約奧運獲得女子柔道48公斤級季軍的近藤亞美也發推文稱「運動員究竟是什麼」、「沒有鬆緊調節的話會死的」。女子跳台滑雪選手高梨沙羅更明確把化妝視作「提振精神之舉」。

在歐美，關於女性在賽場上的形象始終有不同觀點，強壯抑或優雅時常矛盾。2019年女足世界盃上已有不少球員採用多彩髮色和誇張唇彩以彰顯個性，媒體平時會對此津津樂道，可一旦她們在賽場上表現不佳，球迷就會歸咎於女運動員花太多心思在妝容上，可見在體育領域糾正對女性的偏見仍任重道遠。其實，頂尖運動員與政治家、娛樂圈人士一樣，名人背負的光環在所難免，但女人也應該自信、自愛、自重、自尊、自主，享有表達自由，只要是不給人添麻煩的妝扮，就沒必要對她們橫加指責。

體育賽場上，相信會有愈來愈多「花蝴蝶」飛揚：太陽是我的。